



孟子釋解

十三

仁 18  
917  
26



門  
號  
卷

孟子

孟子釋解卷之十三

皆川

伯恭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盡心篇上

此篇論君子居心立志脩身自守之義因以  
及之於其政教之要也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盡者致取之而無餘之稱心者稱於神之  
所有條理於其中而以著含物象焉之名

也性者彼中物所循之道有其常紀於我可識定之  
名也貳者心臨事忽生疑忒之稱也俟者居以待其

孟子經傳卷之十三  
來至之稱也立命之立猶立君立太子之立言命  
立定於彼而其所來行於我之道莫復移遷也命者  
彼以我為向後受之之物而以命之我內之名也立  
命猶定命也左傳成十三年劉子曰有動作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詩大雅抑篇云訃謨定命遠猶辰告但  
曰定則吾心定之也曰立則為於彼立之之義是其  
也別

此章明立命之道也盡盡知也盡知其心言心之  
所見雖多端而今盡之而知其要不過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四端而四端之有常者即性也故曰知  
其性而此性即天下之民之所同乃以本於天也  
故曰則知天矣其心者指四端之心其性者指所  
與天下民同之性言常存是四端之心以使其所

與天下民同之性無所傷損即所謂養性也君子  
畏敬天地故為是存養之務故曰所以事天也世  
或言顏淵篤學而早夭盜跖暴戾而得壽是其所  
以或生貳心者也然福善禍淫者千百常是而顏  
跖之夭壽譬猶人中偶有畸人者耳舍常而疑於  
變者非賢智之所期君子是以敬脩其身以俟天  
命之所至蓋已定則彼亦定已不定則彼亦不定  
不定則不可以得立之故曰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

也郝敬云正猶自然也天道有屈伸人事有得喪命也盡其所當為以聽其莫之為順受其正也巖牆

之將傾者立其下喻行險也桎梏刑械也在足曰桎

在頸曰梏或曰桎在手小人為惡犯刑是自求禍也

此承前章立命也言凡人死生禍福莫非天所命

也君子欲順受其正者如巖牆之下我心明已知

其危而身猶立焉者是不知命之當由己盡其順

盡其道然後受其正者也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逆道犯順身受刑械

而死者自招之者也故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外者也

求在我者即上所謂順者即存養之所

在也在我者又起下萬物備於我之義

此承上章不順受正命者言之也順與道者求則

得之舍則失之是求以其必可得故曰有益於得

也因又釋其有益之故曰求在我者故也求之有

其可由之道得之亦有命之不可是求以其不

必可得故曰無益於得也蓋或亦不須求而得故

也因又釋其無益之故曰求在外者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物者凡若象若形一成而可斥

名皆稱之曰物此萬物蓋指諸

德物言也誠解見前恕者當欲施諸人之時

因先為思其入之心以如己受其施之名也

孟子

此承上章求在我而言也人率皆不浚自思求耳  
苟能浚自思求則萬行之德物皆備在我矣故曰  
萬物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則得以自知萬物之備  
於我故樂莫大焉於是用此以彊恕而以施諸其  
行求仁之事亦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物顯露可見之稱也  
習者知通其物之稱也

此承上行字而以明苟不以反身彊恕則以其無  
所根於心故其行之亦不著焉徒習於庸言庸行  
之所以然而不察焉雖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乃

亦不免為衆人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者心  
思憚其  
為物所  
鄙斥也

此即欲令學者以為衆人為恥之意也言人不可  
不以無恥為其行苟能自以其身之無恥為恥則  
可以得無逢恥辱之事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  
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機者凡物動於此即以  
得至於彼者之稱也

此承前章恥字而言者也恥之於人之所立其節  
義所關大矣蓋人當其當以中心順受義之正以

自改之時外更爲機變巧僞以欺瞞人者此其中  
心無所用恥而不恥其身不若人順受者若然則  
其身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  
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  
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者輟此  
事而復從

他事之稱也致盡  
二字與亟字相反

上已教人當以爲衆人爲恥此因示古賢人處世  
立身之義以好善而忘勢爲要也古之賢王已然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乃亦樂其道義而忘人之勢

故雖王公之有權勢亦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促  
以見之其見且猶不得亟如其意而況得而臣之  
蓋好善忘勢之至則得以臣之乃所謂有所不召  
之臣者是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  
置置置置人不知亦置置曰何如斯可以置置矣曰尊德  
樂義則可以置置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  
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遊者與游同浮行也戰國之士稱離  
鄉而客於他方曰遊置郝敬云本音

敖，囂囂自得貌。心所期向，曰志，即所尊所樂也。

此亦仍好善忘勢之義。蓋不離失道義，即好善也。窮達同者，即忘勢也。孟子語宋句踐曰：子好客遊諸國乎？吾語子以客遊之宜。人知之，亦囂囂無為；悅，故離焉。人不知，亦囂囂無為。憂故失焉。句踐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孟子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以尊德樂義，故士雖窮，不離道；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其士身自得己焉。蓋士之處己，以義為本，不失義，則得己也。達，不離道，故民常不失其望之之心。古之人得志，則其德澤加於民，不得志

則脩身以見於世，是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民矣。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興者，起也。起志以趨嚮，道也。即興於詩之興。

此蓋勸學者思自奮為豪傑之士也。文王之道存乎詩三百篇之中，待承詩教而後感其道義，而以興志者，凡民即前所謂衆人也。若夫豪傑之士，雖不待文王之教而猶自奮興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郝敬云：附，付通字也。韓魏，晉卿大夫家。愚云：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邑，四傳為康

子與趙魏共滅知伯康子之孫韓虔與趙魏並稱諸侯此二家當時在晉為大夫之時其勢尤顯盛孟子欲言其勢顯盛者故稱家蓋既為王則其勢不必待言但未為王之時其為權勢特著故言之也欲郝云

此亦忘勢之事也附予之以韓魏之家則士率必

以專恃其富貴弄權勢矣如其人遺其富貴忘其

權勢而以思其身未足道義而自視欲然則是亦

過人之遠者即亦豪傑也已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小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前數章已明君子內自操其心不離道義之義此

已下因又見君子之化及物之義也佚道者佚民

之道凡繇役築作之類今之所勞之即為後之佚

之者是所謂以佚道使民也則其民雖勞不怨矣

生道者生民之道凡刑戮用兵之類今之所殺之

即為眾之得生者是所謂以生道殺民也則其民

雖死不怨殺者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郝敬云驩虞猶驩娛愚云皞皞其心術明白而廣大之貌庸功也郝云不見功也過



者愚云玉篇云度也越也流猶云類也但以其道所行者稱故曰流也補者以有補于人道言也

佚道生道王者之治故此主明王者之民如霸者之民陪言耳驩虞如蓋外喜其利於己者也皞皞如蓋其中淡為其善教所化而其民心自明著其道義也殺之而不怨與上章相應利之而不庸言民心明知君子之治當然故雖利之而不以為功庸也善教化之是以民日遷善而不知其為之者之為誰也下因論君子德化民之狀蓋君子之德其澤之所溢越於外者以化民故曰所過者化也其操守之所存乎中者即天地之神機也故曰所

存者神其既是神則是其為物上下之所相對耦直與天地同其流類豈曰於天地之化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小如仁聲之入人淡也善政小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仁聲者仁之聲聞也

○此仁言善政即與上霸者相應仁聲善教與上王者相應也仁言者已言之使人聞是有意使人聞者也人乃猶有疑於其中實矣仁聲者已無意傳之而人自傳之是以人之信之者淡故曰入人淡也善政者其跡尚類乎以攬民心善教者誠恤愛

以欲其自得安佚者也故其得民心之服深於善政也善政民之服從多故其勢畏入故民畏之善教民感其恤愛之誠是以民愛之善政者民自報以力故得民財善教民自歸以其身故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小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良者能遂其所當終至之稱也能者其所為得以及其所或難及之稱也孩郝敬云小兒笑也兒始識孩笑可提抱也

此章明善教亦以仁義為本而仁義即是良知良

能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者蓋天地之性於人有達是知與能而感無不見有之者無不見發之者故曰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良知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良能也其良知之親親即仁也良能之敬長即義也君子之所為無他即達良知良能之大者仁義之道於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溪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郝敬云居溪山謂耕歷山時也

此亦貌言舜從善之義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在其形軀而在其躬行也舜之居溪山之中與木石相偶以居與鹿豕相羣以遊之時其所以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但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也其豈弟敏行直如決江河其勢沛然莫之能禦是舜之所以為舜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章明為善之法也言當須念君子所不為所不欲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君子之道如

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疾者鬱熱著於中而不去之疾稱疾此則稱熱中之疾曰疾疾也郝敬云德慧者悟道深也術智者謀事審也孤臣臣不得于君孤立無倚者也孽通雅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  
有罪也女沒入於公得幸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故於文从子孽孽孽也

此章置在此者前二章言成君子之德似甚容易而但云敏者即可得成故更以此章補其餘意以示亦常深用其意然後即可得之也總言凡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察其材之所由成者恆存乎疾疾

之中、疾疾者衆、率皆無有、罹是憂者、獨孤臣孽子、其身困厄窮乏、幾于死亡者、然後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得以達于有德慧術知之地位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為句、天民、郝敬云、以未仕稱、如伊尹、云、天民之先覺者也、

此章大人正己而物正，即亦與舜從善之義相映。事君人者，其心唯在事其君，故為所相容，則以為悅者也。安社稷臣者，郝云：社稷重君為輕，君有大

過反覆諫，不聽則或易位，則或去，如殷、三仁、周二老，生死去就，係國家興亡，皆安社稷臣也。天民者，得其達而道可行天下，而後出仕以行之者也。大人者，自正己而物因以得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愧者、心自思其惡、為人所以非之稱、作於其所、效之稱、大抵人當廣眾之前、而已將有所作、則必有作心生焉、

此章君子三樂，其第二、第三，即上正己而物正者。

是也王天下者是身外之適會非君子之所期也  
君子之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王天下之  
事不與存乎其三樂之中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是天倫親愛之所存故一樂也其躬所行不失道  
義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故二樂也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即是天地仁於人之心故三樂也  
君子是為三樂而王天下之事不與存乎其中焉  
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然愚按聲與粹同其色純然全無疑其有厯雜之貌盎  
者從外見其氣積厚之貌

此中天下而立者即上三樂也定四海之民者即  
上三樂也廣土衆民得之則可以得張其業施其  
仁澤是以君子欲之而君子之所樂不存焉中天  
下而立用其所論之義以定四海之民者君子樂  
之而君子之所性不存焉蓋曰樂之則似所性之  
存焉而所性存焉者即小人非君子君子之所性

者雖其道大行不加焉雖其身窮居不損焉何者  
分定也分定者即不動心之謂也是故君子之所  
性以其慮於此之熟故遂成其性而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其純者粹然見於面其餘積厚者  
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待心之言之而早已喻  
吾意而以趨其所役之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伯夷太公歸周之  
事詳見離婁上篇

此見善政善教之得民心者也伯夷太公辟紂  
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於其民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以其政養老者也故雖今天下如有善養老  
則仁人以爲己身之所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  
矣五母鷄一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  
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  
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凍餒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卽言文王養老之政教者也。五畝之宅，樹其牆，  
下以桑，則足以養蠶；而匹婦蠶之，則其家中老者，  
足以衣帛矣。家各有五母雞，二母彘，而養之，無失  
其時，老者其養足以無失肉味，不供矣。百畝之田，  
匹夫耕之，則八口之家可以足食，無饑矣。所謂西  
伯善養老者，乃如前所言，制之其田里，教之其樹  
畜，訓導其妻子，各使養其老。凡年五十已上，非衣  
帛不煖，七十已上，非肉不飽，不煖不飽，則謂之凍  
餒其老者。文王所養之民，無凍餒之老者，其政從  
如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  
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治昏暮  
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  
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郝敬云：易，治也。熟也。田多耕，則熟。周禮：地有一易再  
易，與此易同。田界疇曰疇，縱橫耕亦曰疇。薄，謂什一  
也。食之以時，愚云卽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及數  
罍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之意。蓋以其可以供食  
用，故槩稱曰財也。用之有禮者，言其用之有節度，不  
敢過妄用之也。菽，豆也。粟者，米未脫殼者也。不仁者，  
以其雖求之而  
不肯與之言。

此言善政得財之尤大者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  
則民固可使富也。食畜之以時，而採用之以時，凡

物皆用是法以取之則財不可勝用也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則水火為民所至重之物矣然而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以其至足矣聖人之治天下亦使天下有菽粟如水火之至足菽粟如水火之至足而其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城東高山泰山在齊地于五嶽為最尊瀾長波連屬也流覽曰觀容光凡可容受光明之處科坎也章思

云凡物相連屬之間有別可為一成一章

此章旨蓋誨學者以學脩之法也孔子登東山而後小魯其所為小不過魯國也登泰山而後小天下其所觀望之地位既極其至高則曩之所為大者亦乃成小不足言焉矣所觀望之地勢變之使然也故嘗觀於海者既而觀其他水難謂為水嘗遊於聖人之門者既而觀其他說難謂為言雖然其於物如是者恐或有自失之弊故更誨以其不自失之法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瀾小則知水小大則知水大蓋貴其無為物眩而驗之其動之實



也夫日月之有明凡所容其光之際必皆入以照焉則學者之於聞聖人之言而以求其天命者亦當須無為其大眩而觀之吾心之幾微幾微者即天命之所以發見於我心者也君子則其待之於己心譬如流水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於命亦為之成其所盈之科者也是故君子之志於道也每聞一善言一善行必反之四隅以成其章不成章者不以謂之達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也

蹠盜跖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而為之盜魁者也柳敬云分際日間

此與前舜聞善言善行應而孳孳為善者即成章之初也鷄鳴而起孳孳勉強以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動作為利者蹠之徒也若欲知舜與蹠所相異之分無他亦唯在從利與從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

列子云楊子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一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

治矣。頂首也。故至也。踵足跟也。子莫魯賢人名。賊害也。

此蓋以楊子似利墨子似善故以承前也。楊子舍為人而取為我。拔我一毛而以利天下。亦不為也。墨子以兼愛為主。摩頂頂之至高之處。以放于足踵則足之盡處。並可以利天下。則以為之。是其道相反者。而子莫乃執為我。為人之中。是其於道為近之。而執中亦當有權。蓋有時乎為我。有時乎為人。要貴適義也。若執中無權。猶楊墨執一也。所惡執一者。凡道之為情。以時變化。故不參酌彼我。而以制其義。是為賊道也。舉一而廢百。即賊之解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章不為心害。即是善權之本。故置此焉。言飢渴甘不甘之飲食。是飢渴者因己飢渴。外未得飲食之正也。即飢渴之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蓋如楊子性吝。故以取為我為道。墨子性溺愛。故以舍身利人為道。子莫性多疑。故以執中為道。並皆自以心害道之正也。人能無以如飢渴之害為心害。則其材不及人者。不為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事見前上介者猶節也

此亦無為心害者也柳下惠介操自立不為外物

變其節故雖以三公之貴位亦不為易其介節也

○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

為棄井也泉者地下湧出之水也八尺曰仞

此即亦欲成章而不能成者之喻也凡有為者譬

之若掘井掘井既及深九仞者可謂勤矣然而不

及之泉而止則雖以九仞猶為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之者指仁義禮智之在心者性之身之者雖有深

淺之分並皆掘井及泉之人也五霸假之者是未

及泉之人雖然若久假而不歸猶是為不廢掘功

之人故曰惡知其後非得有之之人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

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

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篡也郝敬云伊尹今孔書太甲篇有之狎習見不順不循理也桐桐宮湯墓地也伊

尹之志忠君愛國以天下為己任者也逆取曰篡

伊尹放太甲即善權以行之者也伊尹之志乃亦

以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而以立焉者也公孫丑  
問曰伊尹曰予不以身狎于太甲之不順放太甲  
于桐民大悅太甲改過成賢德乃又反之民大悅  
凡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之如太  
甲與孟子答曰有伊尹之以安天下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而以為之則篡位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  
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風伐  
檀之篇素  
空也餐  
食也

此見君子教其子弟孝悌忠信則不為素餐之義  
者而置之於此者乃以見君子居仁之所為也公  
孫丑問曰詩曰不素餐兮而君子之不耕而食者  
何義也孟子答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君  
身安家富位尊族榮其國中子弟從學之則其人  
皆成孝悌忠信不素餐兮者孰其大於是乎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  
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  
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  
郝敬云齊王子名墊尚同上同大人  
謂為卿相有天下之責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為其所為事乎？孟子答曰：以尚志為事。問曰：何謂尚志？答曰：志於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殺無罪而欲以取其非有者，當時天下之士之所事者皆是也。士之有道者，反於是，問居惡在？仁是也。問路安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則大人之事備乎其中矣。此尚志之志，與前伊尹之志相應，而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者，即亦與前篡也者，皆相反應，乃亦以見事雖相類，而有義與不義之分者，亦唯以其志不同故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郝敬云：仲子，即陳仲子，詳上篇。舍，猶讓也。簞，食豆羹也。

此與下二章又辨親愛與立義之所權行有本末得失之分也。仲子苟以不義則雖與之齊國而弗受者，人皆信之。若仲子是其所為義者，譬猶舍簞食豆羹之義，蓋以其所讓皆為身外小物，故以此譬也。夫親戚君臣上下之倫者，人之所當重莫大焉。而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義者也。而今以

其讓小者信其大當弗受齊國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詎然樂而忘天下郝敬云桃應孟子弟子士獄官執之執法也私也敝壞也蹤履同一作躡草履也竊私取也負背任也遵循也海濱窮僻無人之地也愚按遵海濱而處者其往來常不敢出於途途而以避人睹之也詎與欣同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之時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臯陶則亦執之而已問曰舜不禁

其執之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臯陶之法有所受之非私執也問曰然則舜如之何孟子曰舜之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乃應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其身終身詎然樂之而忘天下焉矣此舜不禁臯陶者是重義舜竊負而逃者是愛親重義又愛親則身為之棄其富貴矣此蓋以見於陵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獨為其身立小廉之義之與聖人之道大異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  
 也郝敬云范齊邑也望見遇諸途也居處也移變易也氣氣象也養愚云其平常之所養成性也體肥膚也孟子曰三字蓋衍文也埳澤之門宋城門也呼喚也守者守門者也愚云以其在內而稱曰吾別於他而稱曰我

此章主意全在居移氣三字即為前居仁由義發  
 之而下云居天下之廣居又云居相似也者又以  
 言今若有能居仁者必得與古君子居仁者其狀  
 貌氣韻之相似也孟子自范之齊在途望見齊王

之子喟然歎曰古云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之與  
 人相關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  
 多與人同則亦宜無異而王子獨若彼者其居之  
 使之然也況君子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嘗之  
 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  
 似我君也此亦無他居相似故聲氣亦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郝敬云獸犬馬之類畜養也幣玉帛之類將奉行也拘猶留也羈縻之意  
 此蓋欲明雖有狀貌氣韻而無其實亦不足貴故

以此恭敬無實之與相類者為次也豕者人欲食之故飼之弗愛也獸者人以為玩故愛之而弗敬也是故恭敬者亦當知其幣之未將者也故雖以恭敬而無其實幣則君子以不可虛拘弗肯信受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者足循

而成行於其上之稱也

此所言形色即前所謂恭敬之類是也踐形即前所謂實之類是也蓋凡形色之所用於人者人之天性不得不作之者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

所見之迹以實之其誠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

教之孝弟而已矣郝敬云古者喪服之內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預外事非徒哀麻

哭踊之謂居喪也故國君五月居廬三年不言禮也後世以為不便自宰我已欲短為菴年齊王短喪亦欲為菴也紵戾也徐徐輕緩也

此乃明聖人能踐形故本於人情至哀作三年之

喪制如他人不可以意為之短長也齊宣王議欲

短喪公孫丑問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者乎孟子

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乃謂之姑徐徐紵之云



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蓋教孝悌則民自能居三年之喪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其母蓋王之寵妾生其子者也郝云

齊王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於王欲為數

月之喪公孫丑問曰若此者其為義何如也孟子

曰是其王子之情欲終之其喪而不可得故請之

者也其情之如此者雖以加一日之喪猶為愈於

已者曰已者乃謂夫宣王莫之禁而弗為其喪服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

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

子之所以教也財與材同艾與乂同治也私淑艾者私心有意淑艾也

此章乃因前有教之孝悌之語遂又明君子之所

以教有此不同也如時雨化之者蓋時雨降則草

因以浥然蕪活而又益得發榮焉聖人之教不必

訓勵而使聞其教者中自興起也成德達財二者

因其受教者之有其質而以達成其材德也答問

則彼乃有受教之志也私淑艾者乃自我私欲淑

又諸人也此五者並皆君子之所以教人之等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

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

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郝敬云高言其體段有企望意美言其藏蓄有欲羨意高即堯舜可為美即善信充實皆丑所當聞于孟子者繩以為直墨以畫度彀張弓引

此章因又明君子之教不為其不肖者變其道法

即亦易所謂下交不瀆也公孫丑曰如孟子所觀

於道者則其必有高矣美矣者矣其進之宜若登

天然似不可企及也何不使彼學者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以求進也孟子曰大匠不為其所率拙工

故廢繩墨羿不為其所教拙射變其彀率之率故

君子之教譬如射之引矢而不發而矢則有躍如

之勢也雖抑道而不言而道則有躍如之勢矣中

道而立為四方之所來集而能者乃從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前公孫丑所言乃以道殉乎人者也天下有道則

君子以其道義所在者盡來從已天下無道則君子以已身之死生患難一任從道義之所存未聞以道高下進退以殉乎人所可能及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趙岐云滕更學者也挾者其問之時其意內自挾有矜持之氣也

此章不答於有所挾者亦乃不以道殉乎人之意而易所謂上交不諂者是也公都子問曰滕更之在門也其人若宜在所禮而夫子不答者何故也

孟子曰貴人自挾其貴賢者自挾其賢長者自挾其長有勳勞之人自挾其有勳勞故人自挾其故而問者其意不專於聞之故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者蓋挾貴賢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巳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已止也

此章所言已於不可已薄於所厚者乃齊王短喪之類是也進銳者亦以道殉乎人之類是也其已之薄之者即亦其退速之類而其原亦出於其欲進銳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者草木禽獸之類也

仁之而弗親即亦不以道殉乎人也君子之於物也心愛之而弗為之行仁於民也為之行仁而弗為之致親故君子親其親而仁於民仁於民而愛

於物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郝敬云三

年之喪喪之大者總麻三月小功五月喪之小者放飯大飯流歎長啜飲食入口多而欲速貪饕之狀也決齧通以齒決斷物也乾肉難斷齒決則失容以手擘之而食禮也少儀曰侍食於君子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曲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此章承前意因更明仁知當務之急也知者無不知故為智也然當務之為急是所以貴智也仁者無不愛故為仁也然當急親賢之為務是所以貴仁也堯舜之智固過絕人而其務不徧及物者以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能徧及愛人者以急親賢也今不急先務急親賢而欲知其細小者徧及愛人者譬猶不能服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輕喪

之察放飯流歃失禮已甚而問乾肉無齒決之禮

是之謂不知務之人也習而於味其歸小者謂又

急於茲也其後之曰而不進則又愛人者以急味

不可壽也之習固既歸入而其益不虧又味清以

無不愛姑為之也然當急味質之為益甚則以貴

味姑為質也然當急味質之為益甚則以貴

此章承前意因更明曰味當養之意也味者無不

肉也而通之曰曰

肉也而通之曰曰

肉也而通之曰曰

肉也而通之曰曰

肉也而通之曰曰

肉也而通之曰曰

肉也而通之曰曰

孟子經解卷之十三終

